

铸魂丛书

ZHU HUN CONGSHU

红帆

(修订版)

HONG FAN (Xiuding Ban)

周嘉堤 / 著

云南教育出版社



铸魂丛书

ZHU HUN CONGSHU

红帆

(修订版)

HONG FAN (Xiuding Ban)

周嘉堤 / 著

云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帆/周嘉堤著.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9

(铸魂丛书/邕尼主编)

I. 红… II. 周… III. 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I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45112 号

责任编辑/黄 敏

封面设计/高 伟

责任校对/马建生 李 林

责任技编/汤家力 荣 璟

铸魂丛书

红 帆

(修 订 版)

周嘉堤/著

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8.625 字数: 200 000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3001—6000

ISBN 7—5415—1680—5/G·1401

定价: 13.00 元

序 言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百孔千疮，中国人民为了建设自己美好的生活，兴起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潮。新时代是人民为建设自己的新生活而艰苦创业的时代。新时代要人们为自己的幸福事业付出艰辛，更要求青年一代作出奉献。正在这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自传体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中国翻译出版，书中主人公保尔·柯察金那种为追求崇高的理想而忘我献身的精神、顽强拼搏的斗志、高尚圣洁的情操和残而完美的亮丽人生便成为当代中国青年思想和行动的榜样。接着，“中国的保尔”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一书的出版，再给人们亮出“活着就是为人民

付出”的价值观，更进一步激励中国青年全身心地投入社会主义建设。这两部名著在中国兴起“保尔热”的同时，也就悄然地给中国文学增添了一个新的亮点、新的样式——残疾人文学！

“残疾人文学”在中国文学领域形成后，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出版界特别关注残疾人作家的培养和残疾人文学的发展。因此，保尔和“中国保尔”的文学现象一直在中国延伸着——残疾人中不断涌现出被誉为“当代吴运铎”的解青林、王树梁、王志冲、薛范、张海迪、史铁生、史光柱、王占君等一批作家。他们不仅仅以“中国保尔”的形象出现在文坛，而且影响着整个作家群体，教育、鼓舞着当代青年。鉴于残疾人作家所生活的时代和伤残情况的不同，他们在作品中所反映的个人遭遇与奋斗历程也不尽相同，但他们的作品所表现的内容，大多有个共性，即具有自己个性的身世记实。他们写自己残疾的一生或残疾一生中的各个侧面——诸如以超常人的坚强毅力去掐住厄运的喉咙，挑战肉体的疼痛，熨平心灵的创伤，不暴不弃，自强自立，关心现实，升华灵魂，抒发乐观的心绪，高唱生命的强音，涤荡世俗的讪笑，歌颂生活的美好，执著地创作出一篇篇一部部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结合的文学作品，来回答读者人为什么而活和怎样活才成为一个大写的“人”这个极富哲理的人生观、价值观问题。故此，他们的文学作品，能释放出一种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迸射出一种强大生命的绚丽火花，以启迪躯体健全的人去深省自己的不如，以感召五官正常的人去追求崇高的理想，以体现文学的热量和能量之所在。常有这样的奇迹，由于残疾人作家的作品与人品的一致，他们的一部书或书中的一句格言，可以影响或改变一个读者的一生！

正是这样，残疾人作家的作品，是自身奋斗的历史写照，“属于人类永恒的道德范畴”，人们怎样去评价它都不为过。这批作品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珍品，是人们共同的精神食粮！

“铸魂丛书”是残疾人作家的自传体文学丛书。这套丛书，将残疾人作家的多部作品如此集中地出版，可说在中国出版史上罕见。此间应该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残疾人文学”并非“自生”，而是当残疾人中立志于文学创作或初露文学才华的时候，就得到党和政府的精心呵护和亲切关怀，才终于登上文学殿堂的！所以，有位作家从肺腑里喊出了残疾人作家的共同心声：“党啊，是您给我本来一片漆黑的心房点燃一柄红烛！”

“铸魂丛书”的出版问世，无疑为繁荣“残疾人文学”开了个很好的头。中国作家协会和出版界定将继续把这一特殊的文学事业推上新的高度！

在“铸魂丛书”出版之际，让我们祝愿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从这套丛书中找到自己的榜样，以资在人生的道路上不致迷失方向，不致误入歧途；祝愿他们在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的道路上做一个铮铮铁骨、义无反顾的英勇战士，阔步迈进二十一世纪。

1999年10月8日

目 录

序 言

第一章

1 甜蜜与苦涩搀和的初恋

第二章

15 与病魔拼搏抗争

第三章

33 荒唐年代的荒唐印记

第四章

41 漫漫长途上的艰辛跋涉

第五章

52 幸福在于追求和创造

第六章

63 首赴金桥饭店诗会

第七章

77 一个梦的完结

第八章

88 到北京参加盲哑人表彰会

第九章

98 令人沮丧的重庆之行

第十章

106 江南行,故里情

第十一章

123 从黑色、红色到蓝色

第十二章

135 长江万里行

第十三章

151 红帆进入一个新的港湾

第十四章

161 难忘西湖

第十五章

183 西子湖畔飘来的玫瑰

第十六章

198 千里姻缘一线牵

第十七章

215 再赴杭州

第十八章

223 与全国自强模范聚会京城

第十九章

230 下海受到了不少冲击

第二十章

242 拼搏是我的本能,我的人生责任

主编寄语

再版后记

第一章 甜蜜与苦涩换和的初恋

两河相交处，是遵义有名的汇川坝，遵义师范就坐落在这块坝子里。据世代代的传说，这是遵义的一块风水宝地，长奶夫人就长眠在这里。

关于长奶夫人，老一辈人是这样说的：一个遵义的教书先生，流落到四川。他在一个乡场上，看到一位挑水的妇人，背上的婴儿饥饿啼哭，妇人将奶子往背上一搭，婴儿抓住奶子大口吮吸，不再啼哭。教书先生见状，认定这妇人日后必有大福。一打听，得知妇人乃一寡妇，教书先生遂决定在此乡场长期居住。天长日久，众人见他光棍一个，说媒提亲的也就多起来，教书先生谁也不要，就要娶这妇人为妻。众人见他如此坚决，也就玉成此事。先生娶了寡妇，就举家迁回遵义。

一天，一位走得疲乏之极的老头，在石

板上歇气，不知不觉就睡着了。他梦见一位仙人用竹竿打他，喝道：“起来，起来，这是长奶夫人下榻之处。”长奶夫人百年之后，就安葬在汇川坝。

日后，教书先生的后裔果然发迹，这位先生姓唐，他的儿子就是遵义人称的唐小京官。遵义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要得唐家不做官，除非干断洗马滩。

遵义师范还出过诸如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省委书记周林中将等人物，同学们都爱谈及此事，谁都希冀自己将来成为这样的人，当然我也毫不例外。

刚进学校，我是既紧张，又欢喜。紧张的是我将要和各个县入校的同学住在一起，开始一种我从未经历过的集体生活；欢喜的是学校地盘如此之大，除了十几幢砖房外，还有足球场、篮球场、跑道等等。学校周围长满庄稼，近看小河流水，远眺隐隐青山。春天，这里是一片金黄的油菜花。学校后面，隔着小河，是桃花盛开的座座小山丘。暗黄的茅屋，灰白的小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几只燕子从清亮的空中掠过，好不自在，好不快活。

进入没有围墙的学校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行写在砖墙上的大红美术字：教育者必先受教育。开学第一天，老师、同学都来到河边洗漱。秋天的河水清澈见底，大家都兴奋不已。我和大家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的梦，练好本领，为国效劳。我的生活也正如这缓缓流淌的河水，清澈、透明、可爱，无拘无束地奔向远方。这是1963年的初秋，我刚从遵义一中初中毕业，年仅16岁。这是一个爱幻想，有抱负，充满希望与憧憬的年龄。尽管生活中有这样那样的不快，但年轻人的心，就像一棵忘忧草，不快是暂时的，快乐却是长久的。年轻

人的心就像初秋的阳光一般明媚。

做完早操，我们就开始早读，我和一位来自赤水的石照刚同学成了好朋友，我们两个都喜爱文学，互相之间话也很多。早读时，我们总喜欢在那搭在小河上的木板桥上流连，然后到学校后面那清幽的小山丘上，读契诃夫或莫泊桑的短篇小说集，彼此因对作品的看法不同而争得面红耳赤，课本早扔到九霄云外。时间到了，才余兴未尽地下山。

每天下午都是自修课，我总是在阅览室消磨两三个小时，阅览室和图书室是相通的。阅览室有全国各地的报纸杂志，图书室藏书更为丰富。我那时喜欢看写打仗的小说，什么《林海雪原》、《烈火金刚》等，至今记忆犹新。也是在阅览室里，才第一次听到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高尔基这些文学大师的名字。我有一个苗姓同学，他是全校惟一不住校的学生。每天晚饭后，我们都要送他半个小时的路程，边散步边聊天，我叽里哇啦地说上一通连我自己也听不清、弄不懂的“外语”，或者怪声怪气地吼唱一些我听着都倒胃口的歌，逗得同行的人哈哈大笑。我把自己发明的“外语”，自己编创的歌曲，统称为X国的语言和歌曲。这位苗姓同学也很喜爱文学，他的中学教师是个文学作者。他经常照本宣科地向我们谈论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谈《东风化雨》这类长篇小说的奥妙。因此我在阅览室和图书室的目录里，专找巴尔扎克的小说。一本《夏蓓上校》到我手中，一看“上校”二字，以为肯定是写打仗的书，等到开卷一读，就被迷住了。虽然描述打仗的篇幅不多，但作者笔下对人情、对人物心理的描写，把我紧紧吸引住了。我把这本书的故事梗概讲给同学们听，同学们都争着去借阅。

我就这样快乐地过了一个学期。没想到春节刚过两天，我

因眼疾住院治疗。医院诊断结论为视网膜周围炎。父亲担心我眼疾加重，叫我休学一年。

一年之后，我又回到了学校，由六三级变成六四级的学生。班里的同学多是从各县来的社会青年，他们有较为丰富的社会阅历，跟我过去同班的同学截然不同，但我还是跟其中一个叫做袁图维的同学成了好朋友。那时已开始实行“极左”的阶级路线，众人都劝他少与我接近，他不但不听，反而跟我日趋亲密。

六四（一）班上课很好玩，老师上物理课，同学们就提一些傻乎乎的问题：地球是挂在谁的杠杆上？我们班按地籍分，划为几拨。体育老师别出心裁，叫我们分开来比赛篮球，结果我们遵义籍的输给了赤水籍的。他很不快，一脸愠色，指责我们说：“怎么搞的，吃饭（师范）的打不赢吃水（赤水）的？”挨了批评的我们，不但不恼，反而乐了。

那时我的心情已很黯然。我父亲是浙江绍兴人，他从小就离家在异地求学，清早卖豆浆给同学喝，睡觉之前又卖烧饼给同学吃。他还帮学校图书馆管理图书，他不仅不需家里负担，还把剩余的钱寄回家中。他常常给我们讲，那时的学生都要穿校服，没有校服的学生便不能参加郊游、合唱一类活动。他没校服就跟在学生队伍后面，到了目的地，同样开心地玩耍。18岁那年，他到了湖北大冶，投奔他行医的表叔。当时的大冶已被日本人把持，正值抗战初期，父亲血气方刚，给大冶铁厂的日本人写了一封信，落款为抗日铁血团，吓得那些日本人夜不能寐。这封信的底稿被表叔从他的枕头下发现，他带着家人和我父亲离开了大冶，几经辗转，来到大后方贵州。靠着同乡帮忙，他们在遵义开个药房。我母亲是浙江宁波人，她是路经遵

义和我父亲相识相爱的。抗战胜利后，我父亲赶赴广州湾（今湛江）和我母亲成婚。婚后偕同返回遵义，在原中山北路，修造一幢四层楼房，醒目的是四根青石柱，当时一辆牛车只能拉一块青石。有此规模，父亲自然成为小城有名的大资本家，我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剥削阶级子弟了。年轻人的心虽然黯然，但快乐的日子还是居多，我还是像以前那样学习、生活。老师中有“极左”分子，但更多的老师则对我的出身不以为然。我常常看见他们用那长辈般关切、慈爱的目光注视着我，很有此时无声胜有声之感。

我借阅了巴尔扎克的《高老头》、《邦斯舅舅》等书，也读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还读了莎士比亚的全部剧本和茅盾、巴金的一本本小说。从阅览室回到宿舍，离开饭还有一段时间，同学们都乐意聚集在我的宿舍，听我大谈读巴金的“爱情三部曲”《家》、《春》、《秋》的感想；或者坐在上铺，朗读《春天里的秋天》中某些章节，然后砰的一声躺在床上，作僵死状。年轻人就是这样，喜欢穷作乐。

寒假过后，开始了新的学期，我和袁图维结伴上山看小说。袁图维告诉我，春节期间他走亲戚，见一大黄狗猛追一只公鸡，公鸡慌乱中跑到田里，大黄狗站在田埂上汪汪大叫。他见此产生了联想，决定写一则寓言，名叫《大黄狗、老鹰、狐狸和公鸡》。我欣然地对他说，你写，写好后交给我，我在《向阳壁报》上把它登出来。

《向阳壁报》是学校同意创办的文学壁报，目的是为了提
高同学的写作水平，由每班出一名学生担任编辑。语文教师征得班主任同意，推荐我担任主编。

在“极左”思潮支配一切的年代，我算是一名幸运的剥削

阶级子弟，我没有像其他同龄人或比我年少的学生那样在心理上受到很大的摧残与折磨，“极左”只是像影子一样偶尔在我面前晃动。涉世不深的年轻人依然像往常那样快乐，凡事都朝美好的方面去想，哪里会知道我的人生已潜伏着危机甚至杀机了。

我复学时，按照规定，由医院出具病情检查报告单，左眼视力为 0.8，右眼为 0.1。医生在报告单上特别强调：阅读无任何问题，不能参加剧烈运动和重体力劳动。我们班有半数同学都已结婚，都有务农经商或者教书的经历。在学校我们班可算得上是一支劳动的生力军，凡属最累最重的活，都指派我们班去完成。像修路、插秧、割稻等等，每次都少不了我们班，我尾随着这支生力军，成为可怜的尾巴。好在老师时常暗中照顾，尽量给我安排最轻或较轻的活儿。学生以学为主，这是最平常的道理，但在那个年头，会卖狗皮膏药的就是“左派”。看一个人进步或落后，是以他是否爱在各色会议上发言来评判。我生性胆小，加上有一种自卑感，所以开会时大多一声不吱。可是回到寝室，我又变成了主讲人，同学们都听得津津有味。会上不发言，会后多感慨，看来我不是不会说而是不爱说，加上我学习优异，于是被班团支部暗中划入走白专道路的尖子范围中。

我们班弥漫着老气横秋的气氛，我常常忆起初中时的生活，想起那时的伙伴。我上初中时正值难忘的 1960 年，饥肠辘辘的学生都在学校食堂搭伙，学校蒸饭的土罐子不够，于是就用脸盆蒸饭，一盆饭四个人分食，为了公平分配，先用刀把饭划为四个相等的方块，然后拈阄，拈到哪块就是哪块。有一次不知咋的，剩下一块无人认领，后经多方打听，仅得知食主绰号叫“憋气”，当时我们谁也不会写“憋”这个字，只好将就写上

“咸气”二字。叫“憋气”的那位同学大为恼火，骂道：“憋气就憋气，为啥把憋气改为咸气？”就是这个憋气同学，老师在讲台上大讲人民公社好，他在台下大声嘀咕：少说为佳，明哲保身。老师气得七窍生烟，见他那副傻样也就作罢。

每天开饭的时候，是学校最热闹的时光，人人都想抢吃土罐子，于是就出现你争我夺的场面。每个班级的脸盆、土罐子都盛在一个稀栏背兜里，值日生把背兜拖出食堂，大伙蜂拥而上。我冲在最前面，发现在乱七八糟的脸盆与土罐中，有一个特大土罐，惊喜万分，埋下头去不顾一切狠刨那个罐子，另一个同学顺便提起上面的土罐，那个罐子正巧碰在我的门牙上，疼得我几乎昏厥。即便如此，我还是紧抓着那个大号罐子。门牙被磕落一瓣，至今成为我终生的纪念。我付出如此代价夺得的那大号罐子，里面的饭竟已发馊。肚是如此的饿，最终我还是强咽下了那罐饭。

到读初三时，便没有抢饭的事再度发生。

遵义一中坐落在一个不大不小的山冈上，每天上学都要爬那一百多级石阶。山脚下是当时惟一的一座电影院，我是个电影迷，混合场学生票只需八分钱，就是这八分钱也经常掏不出，又想看电影，于是就用假票混进去。一次被查票的工作人员逮住了，我取出化学、物理书，说明我是一中学生，又装模作样地喊了几声同学的名字。工作人员见状，又忙着去查别人的票，不再过问我了。至今我还记得，我成功地蹭看的那场电影《三剑客》，它给我的印象实在太深了。

可能是爱情小说看多了的缘故，我对爱情感到神秘，而且有一种想亲身体验的愿望。

遵义卫校也坐落在汇川坝，站在师范后面的山上看不见卫

校，步行则只需十分钟就可到达。我初中的两位女同学胡家珍、许四珍就在该校读书，她们常来找我，日复一日，同学们都以为她们其中一位是我的恋人。1965年的除夕之夜，学校照例要会餐，举行文艺晚会，她俩也来了。胡家珍送我一张贺年卡，画面是初绽的昙花，背面写着：愿我们的友谊像初绽的昙花一样纯洁，一样美丽。我道了声谢谢，很平静地把贺年片装进口袋，就到礼堂参加晚会去了。

胡家珍是我初三同桌。她有一张朝气蓬勃的脸蛋，小学五年级时，就参加过全国普通话比赛，到过北京，去过上海，算得上是位见多识广的女孩子。她父亲也是浙江绍兴人，与我的父亲是朋友，她见了我父母自然要显得亲近得多。特别是有些晚会要她担任报幕员时，出于演出的需要，她都要精心打扮一番，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用一根鲜红的彩绸系成大家所谓的马尾巴，身着白衬衣，腰系黑色长裙，脚登一双高跟鞋，这样的装束在当时是十分醒目的。每当这个时候，她喜欢亭亭玉立地站在青石楼房下叫两声“家褪”，引来众人爱慕的目光。

胡、许二人是好朋友，她们相互间也有猜疑，各自都在暗中窥伺对方的秘密。许上课时，胡会溜进许的宿舍，偷看她的日记。胡和许经常一块睡觉，胡熟睡时，许会悄悄下床，同样偷看胡的日记。我喜欢胡的性格，她落落大方，富于朝气，洋溢着青春活力。许也是我初中同学，她温柔娴静，举止优雅，常穿一件褪色的呢子外衣，我揣测她是一位出身于没落资产阶级家庭的小姐，其实她父亲是工人工程师。由于工作需要，她们举家迁往贵阳，她在遵义卫校读书，于是就留了下来。她清楚我并不喜欢她，自己只是胡的陪客而已。有人告诉我，胡与一个男生同逛大街，来往甚密，我心里酸溜溜的，很不自在。